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0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43
第八章	165
第九章	188
第十章	213
第十一章	242

第 一 章

公元一九九三年三月上旬，一个春寒侵肤的夜晚。夜深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飘着雨丝，空中不时传来沉闷的春雷声，间或夹着耀眼的闪电。劲风驱赶海浪，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涛声震耳。与台湾遥遥相对的著名的牛山渔场，其状如坛，横卧海中。被偷渡客视为跳板和桥头堡的平潭岛，经过一天的喧嚣和熙熙攘攘，此时也沉沉入梦。以主岛为中心，一百多个小岛众星拱月似的围于四周，其形状有似蹲伏的狼狗，有似跳跃的玉兔，有似展翅的苍鹰，有似笔立的屏风，奇形怪状千姿百态。这些岛除少数几个有人烟外，其余都是荒岛，据说都被妖魔鬼怪盘踞。少数大胆不怕鬼的渔民有时摇着小船上岛，在礁岩石缝中捉海蚌、响螺、鲍鱼和掏海鸥蛋，但也是乘着潮水早来早归，极少有人敢逗留过夜。即使如此，再胆大的渔民也只能上附近一些岛屿，没人敢登上最外面的黑鱼礁。这黑鱼礁像一块竖在海上的麻将牌高二十多米，悬崖峭壁，怪石嶙峋，传说下面有个黑鱼精。从前有个青年渔民不信邪，同人打赌：不但敢上岛而且敢在岛上过夜。那是美丽的仲夏夜，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月光如水，海风徐徐，水波不兴，面对如此诗情画意的小伙子不禁开怀大笑，引吭高歌，讥笑那些同他打赌的胆小鬼。可是一曲未完，眼前平静的海水突然像煮沸的开水哗哗翻动，同时升腾起一团黑色烟雾，随

着黑烟一条硕大无比、满身鳞甲的黑鱼跃出海面，冲着他张开大嘴。小伙子看呆了也吓昏了，没等他回过神来，像铁屑遇到磁铁，一股强大的吸力使他飞向黑鱼，落入血盆大口，刹那间消失了。从此便得名黑鱼礁。尽管岛上满是鲍鱼、蚌贝，渔民不仅没人敢上岛，而且连看见它的影子也躲得远远的。但是，此刻在这人人惧怕鬼怪出没的黑鱼礁上却隐藏着一个人，在不时划过的耀眼的闪电一瞬间，可以看出这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健康的黑里透红的皮肤，高高的个儿，发达的肌肉，匀称的身材加上浓眉下那双虎虎有神的眼睛，更显出英俊和精悍。

他穿一身野战迷彩服，在夜色中，那暗绿的色彩使他和周围的礁岩融为一体。尽管如此，为了防止暴露，他还是将自己卡在一处石缝里，只露出头和脸，以便观察瞭望。

他衣衫单薄，一阵阵海风袭来，冷得他身子打颤，他真想站起来蹦跳一番或是做做广播操，这样可以热热身，但是他不敢。常识和理智告诉他：即使这样的夜晚也必须安静和隐蔽。

潮水开始上涨了。大海喧嚣着，惊涛拍岸，冰凉苦咸的海水不时溅到他脸上。一群带毒的海蛇在不远处海面翻动，吞食浮游生物。一只大海龟爬上礁岩探头四望，那眼睛在黑暗中闪射着绿幽幽鬼火似的光亮。无数海螃蟹和藏在螺壳里的寄居蟹肆无忌惮地爬行捕食，那怪异的切切嚓嚓的响声，和着天空隆隆的雷声，让人毛骨悚然。

呵，吓人的黑鱼礁，恐怖的魔鬼岛。

他抬腕看看夜光表——二点钟。这正是最困的时候。他也确实想睡觉，但他不敢。千万不能睡着，哪怕打盹也不行，要不，错过信号，那事情就糟了。

他睁大眼睛，忍着寒冷和恐惧，紧张地瞭望着海面。他在等待一条将他救出困境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船。

“呵，你是一个人蛇偷渡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确实如此。如今福建沿海偷渡已经是一种时尚，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他周信国一个出色的武警特种部队班长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悲剧和极大的讽刺。

周信国——不，他现在姓林名力，出身于长乐县黄安乡水上村一个农民家庭，世代务农。四年前，他高中毕业后参军，被分配到武警特种部队，由于他质朴踏实，勤奋好学，深得领导的赏识。在反走私、偷渡的斗争中更表现出色，经他逮住的蛇头和人蛇不下百人。本来领导上想将他送到军事院校深造，培养他当军官做职业军人；但正值他父亲病故，姐姐又出嫁了，家中只剩下体弱多病腿有残疾的老母亲，生活困难需人照顾，此外未婚妻云云也一直在等着他。云云是他中学同学，姑娘不仅端庄秀美而且文静娴雅，出名的一朵花，不知多少翩翩少年看中她，可姑娘独钟于他。云云在镇供销社任会计后，接触的人更多，追求她的人不计其数，但姑娘不为所动，不改初衷，他既感激又感动。是时候了，不能让人家等太久。就这样半年前他退伍回家。这正是偷渡风最剧烈的时候。由于蛇头和中间人的游说，把美国描绘成人间天堂，淘金的乐园，这对村里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诱惑，许多人千方百计筹款借钱作偷渡费，有的人远走高飞，有的未出国境就被抓，还有的被遣返，被罚款教育，但仍不死心，寻找机会还是想跑。也曾有蛇头鼓动过，被他严词拒绝。他不会忘记党和首长的教育，他周信国决不会干这种事，除了自留地他还承包了一块鱼塘，他决心靠自己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发财致富，他相信将来他的日子决不会比别人——包括那些流落海外的偷渡客们差。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彻底改变他人生航向。几天前他接到云云从镇上寄来的一封信，他看完信，如同五雷轰顶，全身僵直好久好久，手脚不能动弹，嘴巴翕动着却说不

出话，不可能！不可能！他心里反驳，然而这是事实。云云的亲笔，纸上沾满泪水，可怜的姑娘，她被乡长的儿子外号李大拐子强奸后悬梁自尽。“阿信，我最亲爱的人，”他似乎听到她那心痛欲绝的声音，“我爱你，爱你深深地爱你，正因为爱，我才这样做，我觉得我对不起你，无颜见你，亲爱的，永别了……”他全身的血往上涌，涌！脑袋就要爆裂。蓦地他像一头怒狮似地冲出门，跨上摩托车直奔黄安镇。他真的疯了，不知道如何驶完那十五公里路程，一口气冲到乡长家。李大拐子正在喝酒，他一句话不说，上去兜头就是一顿拳头。他那无比愤怒的铁拳打得李大拐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他以为那家伙装蒜，将手放在鼻孔上，坏了，没气了！这下他才清醒过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像来时一样，他闪电似的冲出门飞上摩托……

“孩子，杀人是要偿命的呀！”母亲哭着，老泪纵横。

他当然知道，可这已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眼下你只有一条路，”母亲说，“到美国去。”

“你让我偷渡？做人蛇？”

“除了这个你还有啥路？”

“我是武警。”

“那是过去，现在你是杀人犯。”母亲竭力开导他。“眼下你只有这条道了。”

“我不去。”他思想和感情一时都还转不过来。

“傻孩子，你这是怎么啦？”母亲哭着，“难道你等着公安人员和那个狠毒的乡长五花大绑来抓你？等着挨枪子儿？我就你一个儿子，周家靠你续香火……”母亲越说越激动越伤心，扑通跪在地上：“孩子，我求你，求你呀！”

“妈！……”他抱住母亲，母子泪水流在一起。

不管他想不想，愿不愿，眼前唯有这条路而且刻不容缓。他

改名换姓立即行动。水上村和周遭村里的小蛇头中介人多得很，他找到一个姓胡的老头。老家伙专门替一品姐服务。一品姐他不认识，听人说祖籍也是长乐，十几年前去香港，如今人在美国。因为钱好赚这几年做偷渡生意的人很多，帮派林立，竞争激烈。但一品姐独树一帜，她提出“三包”：包证件，包到美国，包找到工作。村里一大半的偷渡客都是她“包”出去的。胡老头开价三万美金。先付五千登船费，其余到美国后七天内付清。

“一时我哪儿去弄这笔钱。”他说。

“那愿不愿随你，过了这个村就没那店，眼下正有一条船。”

只能认了，他将所有积蓄加上母亲的私房钱和变卖了金银首饰，再向亲友借贷，凑足五千美元交给胡老头。

他看看表——三点正，足足过了一小时。海面上毫无动静。

老家伙会不会拐款潜逃，放他白鸽？不会的，据他了解，帮里规矩严得很，老家伙决没这胆量；再说他是靠这吃饭，生意多的是，日子长着哩，犯不着为这点钱断自己日后财路。

是不是自己选的地方太危险？接他的船不肯来？

胡老头原本让他到龙王滩与其他几名偷渡客会合，派小船接，他不同意。根据以往执勤巡逻反偷渡的经验，众多人的集体行动最易暴露。他的情况与众不同，一般人蛇被逮住顶多拘留几天罚款教育，他是杀人犯再畏罪外逃还得了！必须百倍小心，他决定单独行动而且选中黑鱼礁。

“你去那上头？”胡老头叫起来，“那四周礁石密布，危险。”

“这才保险。”他说，“我在那儿等你。凌晨三点涨潮你派船来接我。”

因太危险而且单独接他，胡老头提出多收五百元人民币给驾船的人，他只得答应。

“可你怎么上黑鱼礁？”胡老头声明：“我可不能派船送你。”

“这你就不用操心。”

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必须单独行动，百倍谨慎。天黑前他潜上距黑鱼礁最近的一个无人荒岛。该岛距黑鱼礁一千五百米，对他这个万里游泳健将来说不成问题。天黑后，他将自己几件替换衣服以及干粮、手电筒等应用物品装进塑胶袋缚在身上，然后游水来到礁上。

时间分分秒秒过去。雨也更大了，雷声夹着闪电。他不由紧张起来。

万一真的没船来怎么办？这礁石上是待不住的，难道再返回平潭长乐？

正当他恐惧焦虑不知如何是好时，他看到左前方黑暗中闪过一星光亮，他以为是浮游生物掀起的海火，仔细辨认是手电光亮，一长两短……

呵，是接应船。他几乎高兴得蹦起来，从塑料袋里取出防水电筒，按一长两短作为回应。

对方再重复一遍，同时逼近礁石。借着闪电他看出这是福建渔民最常用的单人摇橹的方头舢板，驾船的是个老渔民。

“老大，你拷什么鱼？”他还不放心，按照同胡老头约好的暗语询问对方。

“鲳鱼。”

没错。

“伙计，快上吧。”对方没好气地说。“亏你选了这么个地方。”

二

清晨，热带太阳像一团金色火球从湛蓝海水中冉冉升起，光

芒四射。

破旧的“天堂号”起锚离开泰国海域，悄悄向南驶去。

林力用小刀在身旁舱板上刻下一条新刀痕。一、二、三、四……他数了一下，整整十五条——半个月了。

十五天前那个紧张难忘的夜晚，舢板将他送上一艘腥臭的台湾渔轮。渔轮又将他 and 几十名偷渡客送上一艘泊在公海上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轮船。这是一艘载重七八百吨的小货轮，船壳锈迹斑斑，甲板上到处是垃圾污水，肮脏不堪；却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名字：“天堂号”。

“天堂号”不仅船壳破旧，机器也老迈，像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老人，开足马力，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五六海涅。本来可以走台湾海峡，但毕竟作贼心虚，绕圈子从台湾岛外海经菲律宾吕宋岛驶向南海，就这样慢慢腾腾经过十四天才进入泰国湾，昨晚在曼谷附近公海下锚，夜里用小船将伸长脖子在曼谷等待多时的九十多名偷渡客接上船，然后赶快起锚溜之大吉。

船上原有一百八十六名男性，二十二名女客加上从曼谷上船的八十七名男客和九个姑娘，总人数达三百零四人。小小的“天堂号”被塞得满满的。

“天堂号”是一艘装载杂货的货轮，根本不应载人；如今人却成了“货物”。船上有两个货舱：头舱面积小些，分给女同胞；中舱容量大，由男客占领。舱板就是床，下无垫褥上无被盖，全都睡在光溜溜的舱板上。由于人太多，每人只能分到相当于自己身体大小的一点地方，拥挤得像罐装沙丁鱼一样。货舱原本没有窗，通风全靠扶梯进出口像井口大的那个窟窿，刮风下雨还得盖上。船上淡水很少，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面盆水，其中还包括煮饭和饮用水，实际分到每人手里的清洁用水只有小半盆，只能漱口和将毛巾沾湿擦把脸，根本谈不上洗澡洗脚。二百七十三个人不洗澡不洗

脚、身上充满汗臭的男人，一个挨一个挤在铁罐似的密不透风的舱房里，身上汗臭、加上舱角两个不加盖的尿桶散发的气味和香烟喷出的烟雾混合在一起，使爱清洁的林力最初简直受不了，闻到那味儿就想吐。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时间一长嗅觉也就麻木了；再说不呆在舱里去哪？总不能睡露天甲板。别忘了，你是人蛇偷渡客！

满怀希望憧憬美国梦的偷渡客们热烈地谈论着，他们才不管臭不臭哩！

“嗨，伙计们，你们看看，这美国的楼房有多高呀！”一个长着一双小眼睛，面色黝黑，身板结实，一看就是庄稼汉的小伙子拿出一张彩色的纽约风景照。

“阿土，我看看。”塌鼻子，下巴上长着稀疏老鼠胡须的裁缝大家都喊方叔的中年人接过照片，边看边叫：“哗，这么高！”

“我叔叔信上说，这叫世贸大厦。”阿土介绍，“听说有一百多层高哩，人站在下面仰头看，头上帽子都会掉下来。”

“美国佬确实有钱。”

“这样的房子住不上看看也过瘾。”

“……”

没见过世面的偷渡客边传阅照片边议论。

“房子有啥好看的。”一个大包头，刀削脸，左腮上有条伤疤，名叫殷阿坤的取出一张照片晃了晃：“你们看看这个。”

“啥玩意儿？”阿土问。

“你们看。”阿坤抬起手臂将照片举高。

那是一张彩色外国女人的裸照。

“哗！”几个人齐声惊叫。

偷渡客们你抢我夺，啧啧惊叹：

“多白的皮肤！”

“好大的奶子!”

“还有这大腿……”

“你们知道这女人是谁?”阿坤收回照片考问大家。

“不知道。”

“你认得?”

“这是美国最最走红的性感歌星玛丹娜。”阿坤炫耀，他是汽车运输个体户，学历虽说只小学毕业，但在这些庄稼人泥腿子面前走南闯北的他算得上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这娘儿不光歌唱得好，还特风骚，她专门出了本写真集，这是其中一张，听说卖到一百块美金一本哩。”

“一个姑娘家怎么肯让人家拍这样的照片?”裁缝师傅方叔不解。

“这就是美国嘛。”一个浑身黝黑，双手和脚板上满是老茧的小伙子说。

“这就对了。”阿坤俨然是美国通的样子，“这照片在美国根本不算回事，那儿不光有裸照和春宫照，还有真人表演哩。”

“表演啥?”阿土问。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阿土老实巴交。

阿坤向着阿土：“你去问问你爹你妈，他们是怎么把你造出来的，就表演那镜头。明白了吗?”

“去你的!”阿土红着脸。

众人哈哈大笑。

林力静静坐在角落里，他没有心思参与这种谈话，尽管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但他好似置身在沙漠里，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孤独和寂寞。这里人多数是农民，文化程度大多小学初中有的甚至是文盲，像他这样高中毕业的凤毛麟角。他们之间缺少共同语

言，这种差异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乘同一条船，奔向同一目标但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到美国去发财淘金，思想上没有任何负担，只有金色的美国梦。他呢，不一样，他是个逃犯，而这又非蓄谋和自愿，完全身不由己。为此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

公安局一定在通缉他，将他的照片印在通缉令上四处张贴，亲戚朋友以及部队领导和战友都会惊异同时惋惜和唾弃他。他成了一个坏人；然而他是坏人吗？不，他心里愤怒地吼叫，激烈地抗辩：不，我不是坏人，不是。他周信国——林力一向听党和领导的话，规规矩矩，本本份份，小学时他就是优秀少先队员，中学里品学兼优加入共青团，参军后入党并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二十六年的人生，扪心自问，他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但今天，此刻他却龟缩在臭气熏天的船舱里，同一些过去他看不起甚至被视为社会渣滓的人混杂在一起。

命运呀！

谁是这悲剧的制造者？他，李大拐子。这该死的恶棍，尽管人已死，但他还是要千百倍的诅咒他，不是这家伙，云云不会死，他也不会流亡异邦成为祖国的罪人。

他从皮夹里取出云云的照片。云云很美，尤其是那双眼睛，俊逸、迷人，讨人喜欢。云云侧着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似乎在对她悄声细语：“阿信，我的爱，我爱你……”他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快乐的日子，想起那些幸福的憧憬……

泪水悄悄涌上眼眶……

“你想家了？”旁边一个瘦瘦的脸色白皙的青年关心地问。此人名叫李羽，是乐清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是高中生，比他小三岁，是他唯一比较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呵！”他侧转脸，用手背拭去眼角的泪水同时藏好照片——尽管谈得来，但是他并未告之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偷渡出走的原因，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切，就让人们将他视为普通的做着美国梦的偷渡客吧。

“你美国有亲戚吗？”李羽问。

“没有。”他摇头。他的海外关系可说是干干净净，正因为如此部队更器重他。“你呢？”他问。

“我有个表叔在纽约。”

“去了多少年？”

“六年，也是偷渡去的，”李羽感叹，“现在已经当老板，开餐馆，每年进帐十几万美金。”

“是吗？”他诧异，心想难怪美国梦那么迷人，那么有吸引力。

“喂，朋友，认得我吗？”

正谈着，忽听到一个声音冷冷地问。

他仰起脸，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瘦长、背有点躬、有着一双兔子似的红眼睛的家伙。

他愣了一会，蓦然想起，这家伙姓马外号兔子，偷盗、抢劫、打群架无恶不作，一年前他执勤巡逻，正好这家伙和一伙人偷渡时被他抓获，半路上被他逃跑。后来他退伍回乡，再未见此人踪影，想不到如今在这儿见面。

“哈哈，”兔子大笑，“这叫冤家路狭，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儿碰头。”

“幸会。”他冷冷地回答。

“你来这儿干啥？”兔子瞪着红眼睛。

“这你管不着。”林力不屑一顾。

“管不着？”兔子嘴一撇，“这儿不是在大陆，老子不怕你。”

“你想怎么着？”林力瞪着他。

“你……”兔子知道动武自己决不是对手，愣了一会，突然转身嚷道：“喂，伙计们，这家伙是共产党的公安，武警探子。”

偷渡客们一听，立时紧张起来。

“你咋晓得？”李羽责问，他想不到刚相识的好朋友竟是个警察。

“他曾带人抓过我。”

“是吗？”旁边的阿坤捏紧拳头。

一群人围了上来。

林力没料到会这样，他从舱板上慢慢站起来。

“说，你上船来干什么？”仗着人多的威势兔子逼近他。

“你回答，”阿坤威胁，“要不老子做了你。”

“我同你们一样，”林力不慌不忙。“你们是人蛇，我也是。”

“我不信。”兔子说。

“信不信是你的事。”

“你是武警。”

“武警怎么啦？”林力火了。

“武警是专门抓偷渡……”

“武警也是人。”林力说，“武警里也会有各式各样犯错误的人。”

“这倒是。”裁缝方叔同意，“别说普通武警当兵的，就是当官的老共产党员也有贪污腐败、犯错误甚至偷渡外逃。”

“话是这么说。”兔子说，“可据我知道，这家伙情况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方叔问。

“他以前装得多一本正经。”

“你凭什么？”方叔饶有兴趣。

“我有个朋友被他逮住塞给他两只戒指外加五千人民币，请他高抬贵手，换成别人钱往口袋里一塞，睁只眼闭只眼，可他将

钱摔在地上。”

“是吗？”

方叔和众人都奇怪，诧异地打量他，好似看一头怪物。

“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像我们，为了钱偷渡。”兔子高兴终于说服大家，同时进一步扇动：“我敢断定他混上船一定有目的。”

“你说，”连老裁缝也忍不住了，“你到底上船想干啥？”

“好吧，我就老实告诉你们。”林力觉得事已如此，不如爽快地兜出来。“我是个逃犯。”

“逃犯？”人们睁圆眼睛。

“我失手打死人。”

“什么人？”李羽关切。

“一个恶棍坏蛋。”林力咬牙，“他强奸了我的未婚妻，逼得她上吊自杀，请看，这是她的遗书。”

林力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沾满泪水的云云的遗书。

李羽接过去。

“阿林，你做得对。”小伙子激动万分。

大家争阅遗书。

“这叫逼上梁山。”方叔摇头。

大家都深表同情，兔子想不到是这么回事，揉着红眼睛调侃地说：

“过去你追我逃，想不到如今到了一块堆，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哈，有意思。”

“这就是命，”老裁缝认真地，“前世注定。”

“喂，舱里的人全部上来，到甲板集合。”舱口一个破锣嗓子在上面大声吆喝。

三

没有风，温柔的南海像一块翠绿的大玻璃，躺卧在热带的阳光下，闪闪烁烁。“天堂号”像一把金钢钻轻轻划过，玻璃碎裂了。船后留下一道白色痕迹。空气闷热潮湿，偷渡客们集中在有天篷的后甲板席地而坐。一个身材矮胖结实但长着一个不对称的像橄榄似的小脑袋的三十多岁的男人，用广东腔普通话吆喝：“大家坐好，别说话了。”

偷渡客们静下来。

“现在开会。”小脑袋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势，“首先我自我介绍，我叫霍金东，跟香港大亨霍英东差一个字，朋友们都喊我阿东。因我脑袋比较小像橄榄，外号又叫橄榄。”

偷渡客们笑起来。

“我是这条船的登记船东——也就是老板。”橄榄转着引人注目的小脑袋，继续自我介绍，“同时也是这次航程的领队和指挥，从现在起你们一切都要听我的。”

偷渡客们交头接耳。

“别说话！”霍金东吆喝，“下面再给你们介绍，”指着一个矮矮秃顶四十多岁男人，“这是宋船长。”又指着另一个瘦瘦长着络腮胡汉子，“这是朱大副，他们两位都是航海专家。”

介绍完有关人员，橄榄又宣布要求大家注意的事项。

“第一，从现在起丢掉和销毁一切能证明你们来自中国大陆的证书、文件，譬如护照、出生证、飞机票等等，还有大陆的报刊杂志……”

“杂志也要丢掉？”李羽问，他带了几本杂志空时翻着解闷。

“对！”橄榄强调，“凡是大陆出的一本也不许留——谁留谁负

责。”

李羽撇撇嘴。

“第二，”橄榄继续宣布，“要绝对听从指挥，特别是在遇到风暴还有遇到海检和不幸发生海事时。”

“啥叫海检？”方叔问。

“就是有关方面上船检查。”宋船长代为解答。

“第三是‘四不许’和‘四不要’，”橄榄往下说，“所谓‘四不许’是不许去船员工作区、生活区、机房和仓库；四不要是不要录音，不要拍照，不要吵闹打架，还有不要造爱。”说着一双色眼看着坐在一旁的女偷渡客。

姑娘们低下头。

“本人先说到这里，”橄榄擦着小脑袋上的汗珠，“下面请宋船长讲。”

秃顶清清喉咙，用嘶哑的台湾国语说：

“诸位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处境，为了平安到达美国，大家必须牢记和遵守霍先生刚才提出的各项要求和规定，不得违反。”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美国？”林力问。

“还要两个半月——大约七十天的时间。”

“哇！”偷渡客们齐声呼叫，“要这么长时间。”

“今天是三月二十八，那就是要六月中才能到？”

“不错。”船长点头，“是这样。”

“到美国一般是一个半月最多两个月。”常和偷渡客打交道的林力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

“你说的是从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船长打着手势解释，“而这次不同，我们要穿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孟加拉湾，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又穿过南大西洋经西非再过赤道到南美，最后到达美国东海岸，航程一万八千海涅，绕过大半个地球。”